



美味的温岭草籽炒年糕

杨光武/文

春天，诗意的江南有许多美食似乎总是跟山野时蔬交织在一起。比如，在江南小城的浙江温岭，就有一道春季美食——草籽炒年糕，那鲜美爽口的滋味，食后让人回味无穷。

草籽，也叫红花草，这种山野田间里常见的野菜，学名叫苜蓿，它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浙江人称为“草籽”，上海人称为“草头”，江苏人称为“金花菜”。比起其他野菜，草籽还是挺好认的，几片标志性的圆润鲜嫩小叶片顶着星星点点的草籽花，像是一把撑开的紫色小伞，乍一眼还蛮可爱的。

记忆里，春天来临的时候，春风吹啊吹，春雨淋啊淋，家乡的农田里总是成片成片的草籽密密匝匝，层层叠叠，铺天盖地地长。在草籽还没有开花的时候，绿油油的一丛丛一簇簇，鲜嫩碧绿的草籽水灵灵的，让人心生欢喜。这时的草籽秀色可餐，是人们春天里翘首以待的盘中美食。鲜嫩的草籽采摘半篮子回家，掐其嫩头，洗净后怎么做都是美味的清炒、凉拌或煲汤。入口咀嚼，仿佛就有无限的春味在舌尖上游走。

而在温岭，吃草籽，人们喜欢将青翠欲滴的鲜嫩草籽和年糕炒在一起吃。

年糕，是温岭人老少皆爱吃的一种点心，一年四季，各个镇（街道）的大小菜市场里都有新鲜的年糕卖，想吃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买来吃。过去，临近年关，家家户户都要做几百斤年糕，家里都备有水缸，把年糕用水浸泡在缸里，一直吃到新年春天气温回暖，年糕发出糊味和酸味，隔几天换一换水，直到年糕吃完为止。讲真的，温岭人吃年糕是刻在骨子里的喜爱。

草籽炒年糕，也算是温岭的一道乡野名菜。采摘回来的新鲜草籽掐去老根，留其嫩头，洗净备用。将年糕切成薄薄的片浸泡在清水里（浸过水的年糕炒出来就不会干硬，会变得更加软糯、滑润）。待锅热，倒入适量的新鲜猪油，大火热油，放进切碎的草籽翻炒，瞬间，一股清新自然的诱人香味便弥漫开来。随后，放入年糕与草籽一起翻炒至年糕变软时，撒上适量的盐、味精，再翻炒几下，一道清香软糯的美味的草籽炒年糕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盘色泽一青二白的草籽炒年糕装在白色的瓷盘上，看上去非常的鲜嫩、翠绿养眼，仿

佛不尝上一口，就会错过江南春天的情趣、美好。夹起一箸入口，猪油的香、年糕的软糯、新鲜草籽的清香扑鼻，咀嚼几下顿觉清新生津，开胃爽口。食后唇齿留香，鲜甜满颊。

一盘温岭草籽炒年糕上桌，让人赏心悦目又垂涎欲滴，一箸入口，仿佛就能把春天装进胃里。如想吃升级版的，还可以配上肉丝、虾皮等佐料，鲜味十足。

草籽炒年糕，诗意的菜名、清香的草籽、软糯的年糕，结合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也正如它的菜名那般清爽温柔。饥肠辘辘时，来上一盘，似乎整个人也不由得充满活力。这份水灵、鲜嫩的春味，让人回味无穷。

草籽，一场春雨长一个样，几场春雨过后，更是疯长；紫花旺过，春耕也就近了。

朋友啊，今年的草籽马上就要落市了，抓住春天的尾巴，赶紧去菜市场买上一把，搭配温岭特产的年糕，炒一盘草籽年糕，美美地品尝，好记住这个春天的味道！

摊破浣溪沙·春意

曹景瑜

春寂无眠晓月残
盈盈河汉十年间
纵是枝头花有意
与谁看

风静梵香流不动
夜来玉露觉微寒
又逢新词书旧事
墨难干

观鹭记

我不曾老去

陈洁婷

我已是不惑之年，
但是我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有一颗青春飞扬的心，
有一双流连美的眼睛！

我看到草尖上的露珠晶莹，
我听到风铃间的余音袅袅，
我感受到树叶在飞翔，
它有一个梦想，
要穿越辽阔的大海，
抵达世界的另一个尽头！

阳光越过阴影，
在我的头顶上闪耀，
我看到我的心经过悲伤的洗礼，
在月光下歌唱！

我的躯体一天老似一天，
我的灵魂一天丰盛一天，
它在彩虹上飘逸，
要跨越银河系去天地间流浪！

有一只夜莺听懂了我的诗歌，
它轻轻一声叹息，
飞上了林间的高枝。

危房复新

叶兴方

斑驳的颜色，一片残破的痕迹
从微微细裂的石缝中渗透风雨
灰尘常在不经意间蹦哒
何处隐藏的险境已经裸露

一根桁木正在腐蚀的无奈中
哭泣
遍布于角落里的跳蚤昆虫
把此处当成了挥洒自如的胜地
难闻的气息溢满空间
咫尺之内寻不到一寸世外桃源
主人心中的悲与苦斗不过手上的凋零
直面，血液似曾凝固

不是所有的困惑都是死结
一群披红的男女
正在掀起慈善向阳的大潮
偏僻不等于孤处
温岭火速党员志愿者出钱
松门义工服务队出力

行动是最好的效率
朵朵向阳花开在东升的某个巷口
燃烧的热情如片片枫叶
撑起的一片天
换成新的风景，将面貌改变
力量是永恒的赞歌

现实的画卷正在放大喜庆的时刻
新居默默等待主人回归

赵佩蓉/文

东月河蜿蜒到横湖桥一带，往西北方向，略拐了弯，水面开阔不少。河南岸是茂密的高大树林，岸滩布满密匝匝的灌木和芦苇。水中有两小块渚渚，几个平方的土地上，中间挺拔着大树，四周生长着密不透风的青皮竹。水源充足、植物丰茂之地，是鹭鸟天堂般的宫闱。

最先感知春意的，不是繁花，而是温润暖风催生的绿意。惊蛰前后，春风浩荡荡地吹，河水的心野了，蒙蒙的薄雾气，好像明媚的眼波在流转。浮萍、水芹、菖蒲，一点点地绿。河岸蔓延着不容忽视的生命力。青黝色的苔藓水汪汪的。空心草最是心急，一节一节地疯长，将身体探入水中，将春水染得更清丽了。三两株桃花已经爆蕾，只等一夜春雨的召唤，就可以吐露芬芳。

嘎嘎，分明沾了喜气，三两只白鹭鸣出悠长的音调，然后迅疾地从树林里飞出来，像是白衣少年，披着月光一样的舞衣。眸眼闪烁着晶光，它们扑扇着翅膀，嘎嘎，嘎嘎地叫。声带紧实，明显上扬的阳平音特别响亮，流露出街头吹哨青年的痞子气。这些应该是雄性鹭鸟，嚶其鸣声，求其友声。春天，是爱情的季节。雄鹭的体内，潮汐般涌动着激情和欲望，连嘴巴也变成绿黑色。它们张开风帆般的翅膀，从树杪上俯冲下来，斜斜地贴着水面飞。巨大的热情终于得到回应，天生丽质的公子哥，成功获得异性的青睐。紧接着，一群雌鸟陆陆续续飞出来，两翅缓慢地鼓动，从容不迫地巡视水面后，落在芦苇上，如轻风拂过，苇秆颤悠悠地晃。相比雄鸟的蠢蠢欲动，雌鸟优雅多了，它们扬着曲线顺滑的S型脖子，目光乜斜。体羽皆白的倒影投射在细小的水波里，近似纯净的白雪。这个比喻实在蹩脚，然而我别无良计。宋末闽人陈普早慧，据说五岁时就吟出“春天无片云，飞下数点雪”的惊人之句。刘禹锡也有诗句“毛衣新成雪不敌，来赞美白鹭。白鹭又名“雪客”，雪不敌，果然名副其实。

邕鹭鸣声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树林安静下来。佳偶天成，鹭鸟成双搭对地出入。安居才能乐业，鹭鸟深谙此理。它们在树冠上，用枯枝草茎，齐心协力地搭建背风向阳的巢窠。敞口式的窝，并不精致，大瓷碗般的空间足够遮风挡雨。这个时候，水面上很少见到鹭群。处于婚恋期的伴侣，形影不离，一心一意孕育下一代。雌鸟理所当然地享受投喂。雄鸟步态悠闲只是假象，它们低飞，眼睛注视水面的任何动静，随时准备狩猎或者逃避。螺蛳、河蚌，经过一个冬天的养精蓄锐，正是体态丰腴、口味鲜美的时候，成为雄鸟进供。内当家，的上乘食品。偶有窄长的杂鱼在浅水悠游，雄鹭冷不丁插入水中，长喙叼起，急冲冲地撤退。

立夏前后，看幼鹭习飞是颇受教育的事。东边擦着百丈岩的天空，飘荡着绯红色的云霞。合欢树高大的身躯上，巴掌大的叶片，相互拥挤。一簇簇花，开在树梢，须仰起头看。花型奇特，像无数支孔雀尾羽，一点点起伏，也像粉絮在回旋。树下络绎不绝的是赏花的人。河西岸，每天有数不清的幼鹭在试飞。鹭鸟在养儿育女上拥有大学问，行事决绝。待幼鹭的羽翼逐渐丰满，它们果断地掀翻旧巢，逼迫孩子离开温室。幼鹭张开翅膀，扑棱棱地从

树枝上跌跌撞撞地起飞。两脚悬垂，身体摇晃几下，落下来。有时落在公园的木护栏上，若落在水面，它们便忙乱地拍打翅膀，咯嘎咯嘎，密集而短促的叫声，此起彼伏。鹭鸟的使命在于飞翔。几米，几十米，上百米，千余米，强健的体力可至千里之外。

夏天来临，河面涌上来幽凉水汽，夹杂着丰茂植物的清新气息。晨昏之时，湖心园周围简直是鹭鸟的体训场地。日光未热，它们将长颈收缩成S型，将下巴搁到脖子上，两脚向后蹬直，穿过月洞桥，瞬间飞得无影无踪。剧烈运动之后，它们以凌波微步作为收尾。最后的拉伸是，仅以一脚伫立水面，另一脚收缩于腹下，俨然是思想家的深刻表情。也许是突然悟到至理，它们从沉思中惊飞，如同拉扯的白练，只留下惊鸿一瞥。夕日欲颓，橘红色的霞光在晴空中荡漾出懒洋洋的涟漪。几千羽白鹭从四面八方聚集，V型的队伍蔚为壮观。洁白的翅尖，缀成亮丽的流线。顽童一般，它们用翅尾轻吻过河水，才心安理得地落到清渚的树林里。满林子嘈嘈切切，啧啧喜喜。这个时候，倘若坚持单枪匹马巡视河流的，应该是苍鹭。它们的体型更加细瘦，有苍灰色的翅膀，肚子却更大一些，从不怕人。

年前最后一次观鹭，是大雪天气。芦秆枯瘦，芦花成败絮，芦叶如虬髯。河滩光秃秃的。一团团白雪从铅灰色的天空撒下来。四野茫茫，水面上的白汽愈来愈重。因为无所适从的寒冷，以及对温饱的强烈渴求，这群鹭鸟，在湖面盘旋，哗啦啦拍打水面，在稠密的飞雪中，窜来窜去。起起落落，它们飞得很低。从西飞到东，又折回来，在树林四周徘徊。翅膀抖落的雪片连成细密的水线。我沿着河岸走，居然在人行道的灌木下，发现一队鹭鸟。见我走过，它们不惊亦不恼，照旧直线排列。它们缩紧脖子，将后背略微上拱，弯曲的弧线刚好安置头颅，目光平静，像是凄苦的隐者。

白鹭，这纯洁高贵的精灵，一直在古典诗词里翩然来去，不光是田园生活的写意，更是历代文人墨客志趣的写照。白鹭忽飞来，点破秧针绿，在诗人眼里，白鹭不仅是乡村生活的恩赐，还是播报农时的使者。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更是勾起人们对江南水乡的美好想象：二三月间，西苕溪水势日涨，初乳般丰沛。夹岸桃花盛开，粉红的花瓣，少女面颊般明亮。受了蛊惑吧，胖嘟嘟的鳜鱼不时跃出水面，引来白鹭殷勤探访。苍山、白鹭、粉花、水流、鳜鱼，构成色彩明艳的春汛图。而斜风细雨不须归，渔夫，恰是诗人恬淡洒脱的意趣追求吧。

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
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
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
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

白鹭可安慰落魄的灵魂。诗人苏舜钦因支持庆历革新被弹劾后，曾提笔致欧阳修：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苏舜钦心灰意冷，流寓江南，于庆历五年到达太湖之滨。某日，他出苏州城西南门，但见绿杨依依，有鹭点点，一派怡然自得之景。春水泱泱，远山苍翠，也是顾盼有情。大地如洗，清雅明媚的景致抚慰了诗人。万物盛衰成败皆非人意，一身官服何足惜？天涯羁旅何足惧？诗人如释重负。白鹭成为他藐视权贵的注脚，也是达观洒脱的告白。

走过政和路

孙凌曦/文

每天，我都走过政和路，上班、会友、购物、散步。

政和路不长，路面也不宽，沿路两排民房，几间小店。它实在是一条再平常不过的路。

路两旁种了一溜儿无患子树，从雨水到惊蛰，我看着她跑进春雨里，忽一日萌出新绿，嫩枝叶儿像小鸟般站立枝头。再到春分，渐渐在春雨的洗礼下团出绿烟来。新叶会散发出一种青涩的味儿，我喜欢使劲地嗅着弥漫在空气中的这股味道，让更多的清新涌入心肺，品尝那生机勃勃的、湿润春风的甜蜜滋味。看着一树嫩绿的叶子在春风中摇曳，叶间有阳光在舞蹈，有雨滴在闪着晶莹的光，快乐便从那高高的枝条传遍全身，沉寂了一冬的心也被破而出，雀跃起来。就会有许多的计划，想去郊游，想去爬山，想去买件春装，也是那样清新的绿。路尽头一丛娇艳的杜鹃，张着桃红的春衣，从太平小学的栅栏里你拥我挤地探出头来，向路人告知春的妖娆。我从它们的姿态里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怒放”。每天早晨经过它们的身旁去上班，我总忍不住莞尔一笑，为那桃红这般殷勤的招摇，心情也如花般舒展开来。

当无患子蓊蓊郁郁时，夏天已悄然来临。叶子越来越繁茂，浓荫匝地，路两旁的枝叶在空中交互，殷勤握手。它们在政和路上方构建了一个绿色穹顶，把骄阳挡在外面。晚上路灯透过繁密的树叶，会投下重重斑驳的黑影，不常走这条路的人可能会感到害怕。我是不怕的，我从这里来来回回地走，所有的细节都如同老朋友般熟捻。有时烦闷，傍晚便走出家门，从路灯光树暗影间走过。树影无边，裹住我的愁绪，路灯又把树影稍稍推开一段，明明暗暗，浮浮沉沉。慢慢地，人会安静平和下来。夜正好，夏风舒爽，风过，树叶婆娑，给了我清凉的安抚。

倏然发现政和路上金叶铺地时，季节已走到了暖秋。每每惊叹于落下的生命也如此灿烂。在秋阳下，金色的叶子优雅地旋转、层叠，温暖而厚实，叶上还带着生命润泽的颜色。天瓦蓝瓦蓝的，蓝天衬托下的云特别白，秋风轻柔地拂过周遭，整条政和路金灿灿的。四季中一直最喜欢秋天，它明净、通透、温暖、金黄，没有冬的寒冷和夏的暑燥，它让我沉静，令我由衷地萌生热爱与感动。

叶落尽，归于大地。无患子褪去繁华，坚实的树枝线条傲然伸向天空，以坚韧无言的姿态迎接冬的凛冽，等待春的到来。冬天的政和路主打灰色调，优雅、内敛、包容与沉稳。

万物有灵。小城的四季里，政和路无有一日不是珍重的态度。

它自成节奏，散发着浓情与活力。我日日常经过它，渐生情愫，感受风雨花草传达的情意，体味着平常之中的自然流转。它们也对应着我四季的年轮，见证着我日日走过的每一步，并与那些可以被他人遗忘但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坚实岁月息息相连。